

從數據看遷出香港人群的面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

黃和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

黃莉雅

近年，香港人移民海外的現象似乎有所增加，相關報導亦逐漸於不同媒體湧現，社會上開始討論是否出現了移民潮。本文將先從數據分析近兩年移居海外的情況，辨別移民者具有的特徵。其後將嘗試從上一次移民潮的經驗，檢視是次移民現象的獨特性，分析彼此異同之處。最後將提出社福界以至整體社會在面對移民潮時，幾個分別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角度。

移民的定義

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將移民定義為以任何原因離開其常居地的人，不論是留在國內還是前往海外、暫時性抑或永久性。

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0 年底香港人口為 742.67 萬，較 2019 年底減少 93,800 人，按年減少了 1.25%。這是香港人口自 2002 年以來首次錄得下跌，並且是 1961 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此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香港 2020 年及 2021 年在撇除單程證後的淨遷移數目 (移出)，都顯著上升，在 2021 年淨移出數目更達 7 萬人，雖然移民可以並不是單一造成淨遷出人數上升的原因，但其他的統計數字，包括保安局「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及永久提取強積金的數字，都顯示近年有更多人打算離開香港移居外地。

表一：撇除單程證移入的淨遷移人數('000)

	撇除單程證移入的淨遷移
2015	7.0
2016	- 14.4
2017	- 13.3
2018	11.2
2019	5.2
2020	- 49.1
2021	- 69.2

表二：「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

	「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
2016	21,426
2017	22,522
2018	23,524
2019	33,252
2020	29,251

移民群體的特徵

現時暫時並無政府的數據統計移民群體的特徵。比較有系統的調查，是英國政府於 2021 年對持 BNO 生活於英國的港人進行的調查，根據該研究，持 BNO 居於英國的人士，大部份 (96%) 打算長時間或永久移居，超過六成年齡介乎 35 - 54 歲人士¹，九成有伴侶的受訪者與伴侶一起移居英國。六成受訪者最少有一名子女，當中亦有超過九成是與子女移居英國，受訪者的學歷方面，近七成有大學學位，職業方面，五成為經理或專業人士，兩成半為輔助專業人士。由此反映，現時移民的港人較多屬於舉家移民的家庭，而當中的成人較多是中年的高學歷專業人士。

表三：居於英國的港人持 BNO 簽證人士的特徵

年齡	比率%	配偶居英狀況	比率%	子女居英狀況	比率%
18-24	2%	伴侶居於英國	90%	所有子女居於英國	93%
25-44	51%	伴侶居於海外，但計劃移居英國	8%	部份子女居於英國	3%
45-64	43%	伴侶居於海外，並無計劃移居英國	2%	沒有子女居於英國	4%
65+	4%				

最高學歷	比率%	職業	比率%	預計留英時期	比率%
學士或以上	69%	經理、總裁或高級主任	11%	至簽證有效日期	2%
學士以下	31%	專業職位	39%	超出簽證有效日期或永久留英	96%
		輔助專業職位	26%	不確定	2%
		行政或秘書	13%		
		其他	11%		

上述的情況亦在不同團體的調查或發放的統計數字上反映，例如香港中學校長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於 2021 年 10 月的「學生退學及教師離職問卷調查」中，發現 2020 至 2021 學年，中學生退學人數較 2019 至 2020 年上升約 65% 達 4,460 名學生，相比前兩個學年大幅上升 1.7 倍。而香港護士協會 2020 年年底公布的數據中，43.9% 的受訪護士正考慮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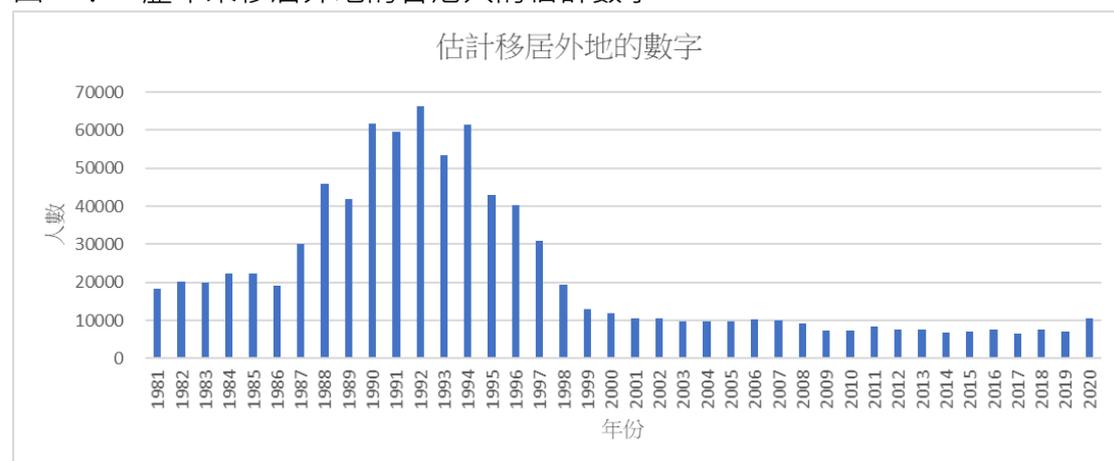
¹ 須注意，此年齡層與申領 BNO 的資格相關。

9.9%正辦理移民手續。社會福利署、衛生署及公務員事務局發放的資料亦顯示，在 2020 至 2021 年度離職的人數均顯著增加。英國港僑協會在 2021 年 8 月的調查中，近七成受訪的移民人士有大學學位或以上，當中逾兩成更有碩士或以上資歷。

移民潮再現？

移民對香港人而言並非新鮮的事，香港本身是一個移民城市，不少香港居民並非於香港出生，移民是他們生活經歷的一部份。這些移民經驗，較多是指由內地移居至香港，但如只集中分析香港人到海外生活的經驗，則於香港 80 至 90 年代亦發生了移民潮。根據政府的數據，在 90 年代初每年約有 4 至 5 萬人移民，當中最高峰的 1992 年，每年移民人數達 6.6 萬人。於 1987 年至 1996 年十年期間，總移民人數約有 50 萬人，約佔當時人口的 8%。而當時移民者亦是以高學歷專業人士為主，據研究數據顯示，各類專業的流失率大約為 7% - 35% (黃紹倫，1991)。

圖一：歷年來移居外地的香港人的估計數字



因此從數量上來說，假若以 2021 年淨移出人口的數量作估算，那麼移民的人數大約與上次移民的高峰期相約，但上一次移民潮乃持續了十年多的現象，兩者的規模應如何比較，實是言之尚早。然而即使規模相約，隨著全球化，人才、資訊、資金均變得更流動，是次的移民現象又是否與過去相同？

自 2000 年起，廉價航空在亞太地區相繼興起，航空業界的發展使機票價格下降，往返時間減省。根據世界銀行和世界旅遊組織由 2007 年至 2016 年的資料，香港每年人均出國旅遊次數高達 11.4 次，為全球之首，反映香港人現時已習慣前往外地。除了旅遊外，香港人於香港以外生活、學習、工作的比率本身亦顯著增加，例如需要到海外或內地長時間出差工作，是不少人生活經驗的一部份，而預計移居海外港人的子女，他們的生活亦將面對更大的地域流動。在如此高度地域

流動的經驗之下，究竟所謂一家人齊齊整整地於某個地方落地生根，在現時的社會形態下還是否適用？文章開首把移民定義為離開常居地的人，但在更為流動的世界中，「常居地」的意義是否已產生變化？

更進一步來說，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地域區隔對人產生的影響已大大降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移民人士要維繫原有的社會網絡，似乎比前人容易。除了人際關係外，通訊科技的普及令移民的市民有更多機會可在海外社會保留原有於香港的工作。加上各種跨地域的遠程服務，似乎市民移民後亦有更多的渠道，方便他們在照顧留港家人上擔當一定的角色。

有待研究的問題

移民的問題對香港社會帶來深遠影響，現時社會較多提及的議題，最主要包括：人才流失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及各項專業服務的影響(當中社福界亦關注人手青黃不接的情況)，青壯世代移出會否削弱香港應付人口老化的能力，以及社會如何應對留港父母的照顧需要。另外，亦有部份論者提出香港價值、文化以及凝聚力的散失問題。

上述議題固然重要，然而上述分析基本是以「失去」的視角分析香港的移民現象：失去人才、失去資源、失去文化價值，然後再思考如何把失去填補。此分析角度固然有其重要性，卻往往忽略了現時移民者在移民後與香港的繼續連結，亦忽略了移民會否釋放出更多空間，讓香港以新角度、新力量解決舊問題的可能性。因此，除了上述關於青壯人口減少、資金流出、凝聚力散失的問題外，或許也可從「轉化」的角度去研究移民者與留港者的各種力量、資源如何生產新的能量，為本港作出貢獻。循這個方向思考，筆者認為下列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移民人士與留港者的關係有什麼可能性？特別是移民人士在照顧年老留港親人上，可擔當什麼角色？香港的社會服務以及相關的資訊科技應用又應如何配套，才能讓移民人士能最有效地繼續承擔他們的照顧責任？

二、移居海外的人才是否仍有空間可繼續為香港提供生產力？香港需要有什麼政策配套，才能有效吸收這些生產力？現有人才離開香港，會否為留港人士帶來流動機會？這些流動機會，能否轉化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若要充份發揮這些新動力，應要有什麼配套？移居海外人士在傳承技術或專業價值上，是否有可擔當的角色？

三、當有更多的港人移居海外，他們在海外的生活經驗，以致他們在海外建立的社交網絡，透過他們與香港的聯繫散射到香港後，對香港的文化及價值觀將產生什麼影響？這會否有助香港人建立更開放的視野？如果移民某程度上代表舊有

連結的瓦解，對留港者來說，有否機會轉化為另一種更有內聚力的價值認同？

現時的移民現象對香港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不少人亦對這現象感到焦慮，要安立於不確定的社會環境，須先增加對社會的了解，期望未來社會對此問題能夠進行更多客觀及嚴謹的研究。